七十年儿童小说花团锦簇

□束沛德

儿童小说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是我国当代儿童文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儿童小说是儿童文学诸多体裁样式中，收获最丰硕、受众最多的一种文体。

名篇佳作迭出，影响广泛久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罗文应的故事》《海滨的孩子》《我和小荣》《小兵张嘎》，到八九十年代的《我是未来的中队长》《我要我的雕刻刀》《男生贾里》《草房子》，再到新世纪以来的《舞蹈课》《你是我的妹》《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吉祥时光》，这些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俱佳的小说，为一代一代小读者所喜爱，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印记。

70年来，儿童小说的题材内容不断开拓，呈现丰富多样的格局。校园题材、家庭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童年回忆题材、动物题材，都是众多儿童小说作家熟悉、擅长、乐于选择的。科幻、幻想、战争、探险、乡土、异域等方面的题材，也不时有一些作家勇于探索、尝试。无论哪种题材，凡是获得成功的，作者都是深深植根于生活土壤，而作品基调则力求明朗昂扬，奋发向上。

优秀儿童小说的作者都极其重视刻画人物，着力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写人物的心灵成长。罗文应、张嘎、潘冬子、盐丁儿、贾里、贾梅、桑桑、马鸣加、马小跳、阿莲等，这些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已深深镌刻在小读者的心坎上，成为他们的仿效榜样或知心朋友。

儿童小说园地里，已形成一支心系孩子、生气勃勃、不断新陈代谢的作者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文革”之前驰骋于儿童文苑的小说家，如张天翼、胡奇、肖平、任大星等已先后谢世，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活跃于儿童小说文苑、成为创作中坚力量的是改革开放初脱颖而出的张之路、沈石溪、秦文君、曹文轩、常新港、梅子涵、黄蓓佳、董宏猷等和上世纪90年代闪亮登场的张洁、张品成、杨红樱、彭学军、殷健灵、薛涛等。新世纪以来崭露头角的李东华、黑鹤、翌平、韩青辰、李秋沅、邓湘子等，已逐渐成为当今儿童小说创作的主力军。成人文学作家肖复兴、张炜、赵丽宏等的加盟，使得创作阵容越发完整强大。

回顾共和国成立以来儿童小说创作发展历程，成绩确实令人瞩目，但也并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出现过“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茅盾语）的现象。十年浩劫，除留下《闪闪的红星》等为数极少的佳作外，几乎一片空白。从上世纪90年代到世纪之交，由于市场经济大潮和多元传媒的双重挑战，儿童小说一度流行类型化、模式化、雷同化，部分作者急功近利，失却对文学品质和艺术创新的追求。然而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儿童小说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创作个性的艺术正道不断前行的。

70年来，儿童小说名家佳作不胜枚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选的《儿童粮仓小说馆》，从浩如烟海的名篇佳构中挑选部分足以反映当代儿童小说思想艺术水准、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入选的这些作品不难清晰地看出当代儿童小说的整体面貌和思想艺术特色。

收入书系的小说，以及更多的由于书系容量和版权归属等原因未能入选的优秀长、中、短篇儿童小说，它们之所以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拍手称赞，其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创作成功的奥秘何在？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在于坚守文学品质与讲究艺术独创的完美结合。具体地讲，大致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精心选择自己熟悉、饱含深情又为读者关注、饶有兴味的题材，从中深入提炼、开掘丰富的精神人文内涵。

文学作品，包括儿童小说要以情感人，以美育人。好的儿童小说，既要让读者感动，又要给他们有益的启迪。入选的这些作品都贴近现实人生、贴近儿童心理。其中不少是把儿童生活的小天地与人生、社会、自然、历史的大天地联结、交融起来描写，着力揭示生活美、人性美、人情美，让读者从中领略爱、真、善、美。作者巧妙地寓教于乐，借着绚丽的生活图景、迷人的故事情节，吸引小读者在阅读、鉴赏的审美愉悦中，一点一滴、细水长流地领悟成长的艰辛、人生的奥秘，引发对现实和未来的种种思考。在他们心中播下智慧、勇气、正义、友谊、同情、感恩、分享、诚信、和谐的种子。

既要编织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故事，更要着力塑造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不少富有经验的作家都谈到，儿童小说离不开故事，故事是儿童小说的要素和基本面。爱听故事，可说是孩子的天性、本能。只有优美的、精彩的、智慧的故事，才能让孩子感动，眉飞色舞或愁眉苦脸，真正扣动他们的心弦。

儿童小说是讲述童年故事的最好载体。有才华的作者都善于从生活出发，驰骋想象，精心编织出真实、生动、曲折、感人的故事来吸引小读者。好的儿童小说作者又不满足于给孩子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把功夫下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上。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史。作者从纷繁生活的矛盾冲突中提炼出多姿多彩的情节，包括行动、细节，用以揭示孩子的喜怒哀乐、个性特点，展现他们的遭际、命运。从而塑造出新的、独特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打动读者、征服读者。

充分发挥自己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上的优势、擅长、特色，不断探索、寻求新的艺术突破。

儿童小说作家的经历、气质、爱好、特长各不相同。他们在创作实践上，总是不断探索、学习、借鉴，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力求形成日趋成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入选《儿童粮仓小说馆》的作品，在语言上都力求简洁、洗练、形象化、富有感情色彩。同时，作家的语言风格又多姿多彩，各具特色。

有的情真意切，质朴自然，有的幽默风趣，轻松流畅，也有的崇尚古典，清丽高雅，或追求诗意，优美温润。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或魔幻主义，传统手法或现代手法，象征与夸张，穿越时空或虚实交融，可说是各显其能，又独树一帜。优秀的儿童小说，都力求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统一。在这些作品中，小读者会读到京味的或海派的，北方风韵或南国风情的，地方色彩鲜明，泥土气息浓郁，很好地满足了少年儿童多样化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

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旗帜下，走在成长路上的亿万孩子热切呼唤儿童小说作家写好中国故事、写好中国式童年，创造出具有经典品质、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为伟大的新时代奉献一份珍贵的大礼。

谈谈童话作家的想象力

□陈诗哥

什么是人类的想象力？这其实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文学艺术领域，想象力就是这类精神创造物的基础生命力，是一种对创作者、研究者、读者而言都永远充满了魅力与召唤力的存在物。儿童文学是特别强调想象力的特殊文类，这是由其服务对象儿童的思维方式与童年精神特质所决定的。作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家，能否自觉认识、呼应、飞扬童年的想象力，是对其创作的一个基准的考验，也是巨大的挑战。

陈诗哥是我国当下青年童话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有丰富的、多样化的创作实践，更对童话本体有非常自觉的反思。他在本期推出的文章中所谈的童话作家的想象力，既让我们形象直观地感悟到想象力的具体形态，更深目的在追寻想象力的源头、出处，以及想象与现实和谐与理性的关系的建构路径等。“儿童文学的想象力究竟是一种什么能力？”这是“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栏目提出的一个美学问题，期待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讨论深化。

——李利芳

“向上跌了一跤”

美学家朱光潜的名篇《朝抵抗力最大的途径走》对我的童年产生过影响。朱先生在文章中说：“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言下之意，是不要偷懒，要有意志力。这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朝抵抗力最大的途径走？

地球上最大的抵抗力，要数地心引力。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受其限制，这便是我们的生存处境。这种处境构成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但有一种人是例外的，那就是童话作家。美国童话诗人谢尔·希尔弗斯坦在《向上跌了一跤》里说：“我给鞋带绊倒，/向上跌了一跤——/向上跌过屋顶，/向上跌过了树梢，/向上跌过了城市上面，/向上跌得比山还高，/向上跌到半空，/那儿声音和颜色交融在一道。”这就有趣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摔在地上，屁股肯定会很痛，但在童话世界里，诗人凭借杰出的想象力，轻轻地改变了重力的方向，原本向下跌跤，就变成向上跌跤了，可谓四两拨千斤，妙不可言。

在童话世界里，凭借想象力改变地心引力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古希腊神话里的飞鞋、《一千零一夜》里的飞毯和飞马、中世纪巫师们的扫帚……上述这些神奇事物，凭借的还是某种神力、法术，或支付高额的金钱。不过到了现代，这些神奇事物开始变得日常了，如《馅饼里包了一块天》里，老婆婆做苹果馅饼，谁知天上掉下一角落在了馅饼上，馅饼就飞了起来，老太婆、老头子、小猫、山羊等便有了一趟天空之旅。不过，到了成人文学作家的眼中，这些想象却变得既轻盈又沉重，卡夫卡在名作《骑桶者》里述说了一个穷困的人，因为煤用完了，眼看熬不过冬天，便骑着木桶去向煤店老板借，他以为他骑桶的“壮观”一幕会感动煤店老板，谁知被老板的婆娘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最后，他只好“升上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了”。在这篇作品中，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桶”这一形象，与飞鞋、飞毯、飞马、扫帚这些相比，桶的形象有些奇特，它并非轻盈之物，有些沉重，可说是现代重负下的变异，这提醒了我们：无论想象如何轻盈，沉重的现实依然是我们首要的处境。

说到想象力，中国作家也不甘落后。在《水浒传》里，号称“神行太保”的戴宗，他把四片神行甲马拴在腿上，念起神行术，也能日行八百里。不过，施耐庵毕竟是一位小说家，戴宗虽然笨拙一些，但终究是可爱的。中国最伟大的神话作家吴承恩则不同，在《西游记》里他只借助一片云，就让孙悟空一个筋斗飞行十万八千里，极尽潇洒。

什么是想象力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大概可以感知到想象力的概念。有些人在算数上算得很快，快得惊人——但这不是想象力，这是运算力；有些人一目十行，或过目不忘——但这不是想象力，这是记忆；有些人推理很强，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这也不是想象力，这叫智力。想象力是一种尝试改变地心引力、克服现实惯性的力量，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力。千百年来，沉重的现实压弯了多少人的腰，催落了多少人的眼泪，但同时又萌生了多少神奇的诗篇，这些诗篇正是诗人们试图改变重力的见证。

想象力不是作家的专利，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设计师、园丁等都有其独特的想象力。远古时期哲学家们的学说，固然得益于细致的观察、缜密的思辨，但更多是受想象力的指引。如古希腊被认为哲学从其开始的泰勒斯认为：万物是由水做的，大地是浮在水上的；又说磁铁内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些观点抽取出来，倒可以写成一篇篇极富想象力的童话。

与其他作家相比，童话作家更天然地接近想象力，童话作家虽不是儿童，但保存着部分儿童式的思维，那便是原始思维。19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诗意的、生来就有的诗性智慧，他把这种智慧称为原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也被称为原始人，儿童有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主客不分，万物有灵，天马行空，蓬勃向上。这是一种诗性逻辑，涌动着儿童特有的天真、幻想、憧憬、灵性和自由，充满了自由创造的精神和人性萌动的智慧。

这让我想起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莱特兄弟受飞鞋、飞毯、飞鸟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凭借对机械的研究，发明了飞机。这是一种作为知识工具的想象力。但如果问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我们成人固然有答案，儿童则可能会说是“因为有空气和勇气，它就能飞起来”（朱自强语）。飞机的起飞需要空气我们都知道，但需要“勇气”未必想到，而后者直抵问题的核心。这就是儿童的诗性思维，我认为是一种朝向世界灵魂的想象力，万物有灵的观念即来源于此。

童话作家秉持的正是后一种想象力，因此也可以说童话写作是一种朝向世界灵魂的写作。这时候，我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赫尔墨斯，他正是上述飞鞋的主人，因此成为众神的使者。据考究，他还是古埃及透特神的原型。透特是一位鸟头人身的神，除了是智慧之神、月亮之神、数学之神、医药之神，他还是写作的发明者，传说《亡灵书》就是他的作品。一来，鸟是摆脱地心引力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是飞鞋、飞马、飞毯乃至飞机的原型；二来，从一开始，写作就与神话（童话）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童话不仅是朝向最初源头的写作，还是朝向最终结局的写作。

儿童的创世

我对最初的源头充满了强烈的兴趣。关于最初的源头，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有宗教的、神话的、科学的……我认为最有想象力的答案是《圣经·创世记》：“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用语言创世，与盘古的开天辟地迥异，前者轻盈，后者沉重，前者简洁却又充满魔力，后者辉煌又充满意志力。至于上帝如何用语言创世，这是上帝的秘密，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古人懂得语言的魔力，便发明了一个同样简洁的成语：“无中生有”。我以为，作家写作是对上帝用语言创世的模仿。

我甚至认为，就其想象力而言，儿童不啻于一个小小的上帝，儿童天生对于宇宙的起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哪里等问题充满兴趣，并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美国心理学家奥托·兰克说，神话中的创造“只有在儿童时代的活动以及无法制止的想象力的丰富中才能被发现”。与成人相比，儿童并没有受到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易于释放想象力和创造力。

儿童的想象力可能会天马行空，但往往雁过无痕。童话作家不能停留在此层面，他需要从这些想象中发现逻辑，建立联系，然后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这些想象的背后。受儿童的启发，我开始了“儿童创世”系列写作：在很久以前，有个小男孩在煮粥，咕噜咕噜煲了上万年，小男孩打瞌睡，有一天粥爆炸了，于是，米粥到处飞溅，一粒米膨胀成一颗星星，一锅粥就连缀成满天星斗，宇宙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个，我是有证据的：一、满天星斗看起来的确像一锅粥；二、天上的北斗七星原是小男孩喝粥用的勺子；三、天上有个星座名叫天炉座，原是小男孩煮粥用的炉子；四、天上为何有一条银河？它们原是被炸飞的粥水重新凝聚而成的；五、科学家们认为宇宙起源于一场大爆炸，但科学家们似乎不知道，这场大爆炸是因为一个小男孩煮粥而爆炸了。我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们没有脱离我们的日常印象，但说的又是宇宙中最让人惊奇的事情。这正是我希望的事情：我希望书写日常之奇和奇之日常。

与其他创世神话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创世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鬼斧神工，而是诞生于一个小男孩的无心过错。众所周知，由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儿童文学曾被赋予过多的教育性，容不得半点过错。实际上，儿童尤其幼儿的想象并没有附加多少道德判断，这是成人的事，儿童的想象之所以能被释放出来，一是因为天真无邪，二是因为乐趣。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宇宙，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宇宙。

想象与现实的三重关系

在最初源头和最终结局之间，便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漫漫历史长河，是我们无法脱离的生存处境。因此，现实与想象始终是人类前行的两大动力，同时也是写作的两大资源，童话也不例外。与其他文体相比，童话需要更加突出地处理想象与现实的关系。我认为想象与现实最少有以下三重关系：

一、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各自独立，是并行的两个世界，只依靠某些隐而不见的事物维持着联系。

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在《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探讨了这个问题。幻想王国正在毁灭，因为我们把幻想视为谎言，天真女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人间的小孩为她起一个新的名字，她和幻想王国方能得救。不过有趣的是，听到天真女皇召唤的，是人间一个胖胖的、笨拙的、善良的小男孩，他被很多人嘲笑，不过他有蓬勃的想象力，会编很多故事，正是这一点拯救了幻想王国，从而保存了人类的想象力。《哈利·波特》也是类似的结构，现实世界和魔法世界是两个并行的世界，依靠魔法部联结两者。不同的是，哈利·波特是一个英俊的、勇敢的、万众瞩目的孩子。

出乎意料的是，小男孩在拯救完幻想王国之后，他还需要拯救自己，因为他被荣耀、权力诱惑了。在这里，米切尔·恩德至少向我们展示了想象力三个方面的危险性：不受约束的想象力会因失控而泛滥。而诡异的是，当所有的事情都能“如你所愿”时，人的愿望会越来越少，甚至愿望本身也会消失，这也意味着想象力的枯竭。不负责任的想象会释放出内心的恶念。小男孩巴斯蒂安尝到权力的滋味，不久便开始迷恋自己（想象）的威力，渐渐地失去了节制，邪恶的东西开始在幻想王国弥漫。如果沉湎于幻想之中，可能会有不能回到现实的危险。

最后，是他的朋友阿特莱尤帮他说出他的名字，并替他保存了记忆，从而使他喝到生命之水。生命之水问阿特莱尤：“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阿特莱尤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他的朋友。”这便是想象力历经种种辉煌和苦难后所找到的答案，如此简单，但直抵世界的灵魂。

二、想象世界的日常化。

罗尔德·达尔的《女巫》之所以让万千孩子既惊又爱，是因为他的女巫隐藏在现实的人群之中，她们“穿平平常常的衣服，就像平平常常的女人，住平平常常的房屋，做平平常常的工作”，跟邻居或老师差不多，这种想象的日常性拉近了小读者和女巫的距离，从而吸引了小读者。至于如何识别女巫，就成了小读者们渴望知道的事情。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角野荣子的《魔女宅急便》则让小读者既爱又惜。谁会想到，一个懂魔法、会飞行术的魔女，居然做了一名快递员，跟我们每天都遇到的快递员一样。这让小读者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熟悉又神奇。琪琪在工作中经历着成长的酸甜苦辣，乐此不疲。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失去了魔法，无法再飞行，连从小亲密无间的黑猫的话也听不懂了。是的，作者要琪琪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面对生活，即使失去魔法，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怀着这样的态度，琪琪终于真正成长了。对此，角野荣子说：“我觉得只有‘一种’魔法，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有人这样无所不能，结果会怎样呢？他肯定会变成一个无趣的人吧。琪琪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用她唯一的魔法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之路，既然想方设法，就需要想象力。我认为，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魔法。”我深深认同角野荣子的观点。面对沉重、坚硬的现实，如果说人类会一些魔法的话，那么，这种魔法就是想象力。

三、把幻想融入现实世界。

以现实为基调的小说家也可以从想象中汲取力量。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在《我亲爱的甜橙树》里讲述小男孩泽泽的故事，泽泽生在一个巴西贫民家庭，生活穷困潦倒，时常挨揍受罚，还有各种令人难过的误解和失望，作者并不回避这一艰难现实对泽泽造成的痛苦；可是，窘困中的泽泽总能发现属于他自己的快乐，他拥有一棵可以和他对话、游戏的甜橙树，一个随时能够变成动物园或野性亚马逊丛林的后院。

实际上，泽泽通过孩子特有的蓬勃的想象力对现实进行内在的转化，让这艰难的现实也充满了童话色彩，从而赋予作品的叙事一种奇妙的韵味：沉重之轻，轻之沉重，既引人落泪，又令人微笑。在这轻重之间，世界灵魂清晰可见。

想象力来自何方，去往哪里

相信所有的作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或一个形象，他排除一切干扰，拨开迷雾，努力看清楚它，牢牢抓住它。他从这个想法生出另一个想法，从一个形象生出另一个形象，他把这些想法、形象组合起来，他实验来实验去，当中经历多次失败，最后终于写出一个自认满意的作品。

可是，他知道这些想法从哪里来吗？他只能模糊地知道。这些想法的源头，就像一座冰山，我们只能看见露出海面的那部分，其余的都沉在我们看不见的水底。

对此，曹文轩认为，人类的想象力来自现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它们的神奇、出人意料以及其背后的复杂而丰富的含义，是远远超出‘虚构’‘想象’所能给予我们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却有另一个看法，他在《神曲·炼狱篇》第17章中写道：“啊想象力，你有时候把我们/从外部世界偷走，使得哪怕/千号齐鸣，我们也听不到，/谁推动你，如果感觉对你不起作用？/一种形成于天上的光推动你，它要么/自己形成，要么由一种意志力指引它下来。”但丁认为，想象力是从天而降的。

不管想象力来自现实，还是来自某种我们无法确定的神秘源头，有一点是确定的：哪怕是一位最优秀的作家，他都渴望抓住那天马行空、蓬勃向上的想象力。这让我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12岁男孩柯希莫因和父亲赌气而爬上树，父亲威胁他说：“只要你下来，我就叫你好看！”父亲的压力反而成了柯希莫的动力，从此之后，柯希莫一直生活在树上，远离地面，直到临终前，热气球从树顶上飘过，奄奄一息的柯希莫“一跃而起，就像他年轻时经常蹦跳的那个样子”，抓住热气球的绳索，飘走了。

在探讨想象力这个话题时，我的脑海里不断闪出柯希莫一跃而起抓住热气球的绳索飘走的画面。我觉得，柯希莫这一形象，也是一个童话作家的形象，他们同样渴望冲破地心引力（现实）的限制，朝世界灵魂飞去。